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2018 散文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编

21年度
散文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2018 散文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1世纪
年度
散文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8 散文/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9
(21 世纪年度散文选)

ISBN 978-7-02-015039-7

I. ①2… II. ①人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29614 号

责任编辑 杜 丽 薛子俊

装帧设计 李思安

责任印制 任 祎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83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4.5 插页 2

印 数 1—5000

版 次 201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5039-7

定 价 4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出版说明

我社自 1980 年起,曾经编选和出版过《1980—1984 年散文选》《1985—1987 年散文选》《1988—1990 年散文选》和《1991—1993 年散文选》,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。1994 年后,这项工作一度中断。进入 21 世纪,散文创作仍然欣欣向荣、气象万千,成为文学园地一道亮丽的风景。为了及时总结年度散文创作的实绩,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散文作品,进而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,我社决定恢复年度散文的编选和出版工作。

恢复出版的散文年选总冠名为“21 世纪年度散文选”,每年编选一册。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散文作品,入选篇目以发表时间顺序排列。此项工作得到了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,并且提出了很好的编选意见,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,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,严格进行编选。在此,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。

我们希望读者通过这个选本,不仅能了解本年度散文创作的总体概貌,而且能集中欣赏和阅读这一年里出现的最优秀的散文作品。我们的努力是否达到了这样的效果,真诚地期望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批评和建议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古调独弹	孙 郁	1
跟着戏班去流浪	苏沧桑	25
当地名进入古诗	彭 程	74
最爱西湖行不足	潘向黎	87
海上手绘集	汗 漫	97
渐行渐逝的旷野之声	蒋 殊	123
邱注《上元灯彩图》:关于一种历史剧的编撰(节选)		
.....	邱志杰	148
拜访伊凡·克里玛先生	苏 童	176
林地居民	苏 莉	182
绵绵瓜瓞		
——读《大雅·绵》	黄德海	203
《燕山夜话》漫溯	虞金星	222
绘画中的手	汪民安	233
最后的一幕	向 迅	246
手机文录	石舒清	267
戴花	杨 荻	279
我有一棵树	陈 仓	286
界限	鱼 禾	312
挖掘者	绿 窗	337
我的树	张丽萍	352
白露	庞余亮	368

紫云归来常看云	石一宁	377
在庄里镇吃水盆	张晓东	383
潮湿的心	陶丽群	387
牛车出动	许 辉	402
中国文章	胡竹峰	405
码头	连 亭	427
对岸的师父	此 称	446

古调独弹

孙 郁

—

自从知道马一浮的名字，便开始留意他的各种遗迹。最初是在南方一家博物馆里看到他的手稿，古拙中幽思流传，起伏的墨迹间拽出一片灵光。那字很是自然，看不到匠气与俗气，在静穆里升起一股暖意。细看章法里透出的一切，仿佛也有佛音的缭绕，旧文脉悠然流动着。友人说沙孟海对他的书法评价很高，以“凝练高雅”视之，看得出来其修养之深。

江浙一带的文人欣赏马一浮的都是书斋气浓厚的人，丰子恺、叶圣陶、夏丏尊都写过关于他的文章。但这些文章只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阅读，传播的范围有限。有一次遇见一位浙江老友，忽说起这个话题。他也觉得奇怪得很，虽有阅读马一浮的渴望，但却没有什么门径。马先生留下的一切，众人都很陌生。在

他生命的最后时刻,那些纠缠着生存隐秘的语言,已经没有谁能够听懂了。

那个时候我也是如此,在杭州西湖边上,至今还流传着他的某些故事。有一次造访他的故居,所见不过几道痕迹,远去的人影,飘忽而朦胧。西湖边上的人,和我一样,很长时间未必懂得马一浮的价值。我们这一代人觉得这个人物太旧,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。在面临他的文字的时候,仿佛有什么挡住了自己的视线。

也许冥冥中的机缘,那次杭州之行后,我很快得到了一套马一浮的著作。有一个在邮局工作的小友,因为取稿费而得以认识,交往的时间也有十几年了。他懂得中医、研习佛学,业余时间多在北京广济寺里读书。他知道我从西湖归来不久,就劝,读读马一浮好,会让自己静下来。于是把自己珍藏的厚厚的三卷本《马一浮集》赠给了我。

小友没有读过大学,但真的学识很深,他在杂览中形成的学识,带出了一股仙气。比如对于新文化的认识,对于儒学和佛学的看法,都非流行的调子,好似也染有马一浮的气味。他不太看得起学院派的人们,以为真的学问不是操作出来的。我们聊天的时候,发现其思考的问题很深,谈及一些话题时,完全是另一套话语。

我后来想起此事,觉得有趣得很。不是学界的朋友推荐马一浮的书,竟是民间的读书人暗自传播马一浮的思想。这与马一浮本身的经历,似乎很是相似。章太炎说学在民间,真没说错。

而我身边的朋友,与我一样都是新文学的研究者,对于国学领域的一切知之甚少。马一浮一生所思所写,都不是时代流行的,与新文化不在一个层面上。说他是一个旧式人物也是不对的,因为他又是懂得西学的人。只是其目光不在今天的热闹的

世界,在他那里,有着另一种梦想。

张中行对于马一浮的学识佩服得很。他在一篇文章里,大致勾勒其学问的特点,在诗文方面也有人所不及的地方。他认为马先生才气高,学识过人,又言行一致,走的与古人为伍的路子。这在当代是一个奇迹,在新文化席卷天下的时候,实在是特立独行的人。

我开始搜集他的相关资料后,发现了解他的困难。在我们被历史惯性驱使下前行的时候,他却反转着身子,走到清冷之地。那是鲜为人知的所在,问津者寥寥无几。可是马一浮坚定地认为,要疗救国人之病,自己的选择或许有些用处。

因了对于马一浮的补课式的阅读,我突然感到,研究新文化的人,如果不了解相对立的一些重要人物,那么对于现代中国的理解是片面的。当与其文字相遇的时候,完全是一个别样的世界。在古奥的词语间,历史空白深处的一片被忘却的绿地渐渐显现。我很快觉得,我们这一代人对他的隔膜,恰是对古老文明的源头的无知所致。马一浮对于我们而言,是打通古今的一座桥梁。

二

可惜他留下的资料太少,有时只能从有限的手稿与图书里猜测他的形影。他个子不高,身上有着南方人的特有的气质。因为留着美髯,言行中便有古风流转。面对所留下不多的著述,如果玩味起来,则非今人的哲学语言可以说清。

马一浮 1883 年生于四川成都,祖籍绍兴上虞,逝于 1967 年。他很小回到绍兴,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。1898 年在绍兴县应县试,他得了第一名,而鲁迅、周作人则名排其后较远的地方。他少时读书甚多,有许多知识是无师自通,后来渐渐有了

大名。看相关的材料会发现,许多读书人见到他,都被那气质所吸引。李叔同、谢无量、宗白华对其颇为尊敬,且受到了他不小的影响。在杭州一带,他似一个传奇,以逆时风的方式,拽人们反身自望,在远世风的地方深味世风,留下不少的趣谈。

从年谱中知道,他在 1899 年赴上海,接触法文、英文、拉丁文。后来与谢无量、马君武等编辑《二十世纪翻译世界》,也算是睁开眼睛瞭望世界的人。1903 年,他得到清政府驻美国使馆的信任,去圣路易斯留学生监督公署任中文文牍。此后去过英国、德国、日本,阅读西洋图书时的快慰,从字里行间均可感到。他的文字古朴有韵味,非细心留查者不能解之。而一旦会心一二,便发现其间不可言说的妙处。

但域外的生活经验并没有引其到西学的路上,反而对于国故有了更为亲切的感觉。与鲁迅完全不同,不是急于从译介中输入学理,促进国人的进化,反而意识到中国社会的问题在于古代文明的迷失。而重新唤回儒学与佛学的精神,对于现代国人而言,其重要意义并不亚于西化的选择。

这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特例。我阅读他的日记,觉得在美国的日子里他的观念出现了变化。但也由于身体欠佳,衣食住行的不方便可能影响了他对该国文化的判断。他观察西方文明的路径时的一些思考,有着多维的思维方式,而个体生命的感受形成的西方文化印象,影响了他后来的道路选择。

马一浮去美国只有一年的时间,还担任过万国博览会中国馆的秘书,所以没有像胡适那样在校园里受到完整的教育。不过他的阅读却十分丰富,柏拉图《理想国》亚里士多德《政治学》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康德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斯宾塞《伦理学原理》拜伦的诗集、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,各类精神线索悉入眼底。他在美国的时候,对于国人的看法有了深入之处。比如看见留学生对于皇权的暧昧,便深觉其间的奴性之深。回顾历史时,对

于旧的儒生掩饰不住自己的失望：“宋明以来，腐儒满国。”他看不上历代文人对于世间生活的解释。而在根本层面上，“中国数千年来，被君权与儒教之轭，于是天赋高尚纯美勇猛之性，都消失无余，遂成奴隶种性，岂不哀哉！”这种看法，是大凡留学美国、日本的青年都有的，可以说是社会观、文明观的类似表现。我们对照鲁迅、钱玄同、胡适留学的感受，几乎没有多少差异。

但从日记上看，身体欠佳的马一浮，不都沉浸在外在理论的思考里，他对于生命本身的体悟，也带有玄学的意味。他的感怀亲人的文字，敏感而切肤，文人柔软的东西很多。而刺激他发现故国文明的，也是域外的某些思想。养生与养心的内在体察，在其意识里也有闪现。1903年11月12日的日记写道：

近日，英国某医士论曰：以历史上，社会上之观察，人长寿者，以慳俭之人为多。盖其性不衍欲，勤谨谋生活，作息有时……多怨恨则令人瘦，发热惊恐则伤脑，伤心，能令人痴，为害最速者，莫过于忧愁，多忧愁则肺血少，舌本强结语塞，而目生翳，久之必死。（《马一浮集》第二册，281页，浙江古籍出版社、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）

日记心得与中医养生的理念类似，马一浮关注这类问题，就萌生了对于人生哲学的顿悟之意。这留下了其思想变化的伏笔。中国文明的问题，大约是心性偏差，走到伤脑、伤心的地步，而疗救此病，不得不从治心开始。

在国外一年的生活中，他受到的冲击是多方面的，从美国宗教活动里嗅出初民精神信仰的气味，忽然怀念起春秋时代中国文化的图腾意识。日俄战争前后的日本人的爱国意识，则使其意识到国人眼光狭小的可悲。也是那个时候，陈独秀在《安徽白话报》上对比中日国民性，也说过和马一浮类似的话。马一

浮感慨社会的沉沦,连带出己身的悲哀。他不像陈独秀、胡适向外求索真理的冲动,其文字中内倾的因素甚多。生命感受有时候多于对社会生活的感受。正月二十八的日记写道:

人生之快乐有五:一曰“荣誉”,二曰“优厚”,三曰“健康”,四曰“美丽”,五曰“平和”。对于此快乐而生之痛苦亦有五:一曰“毁辱”,二曰“贫穷”,三曰“疾病”,四曰“丑恶”,五曰“争斗”。此二“五”者,殆与人类社会相始终乎?社会之中,快乐之量多,而痛苦之量少,则为幸福进步;多痛苦而少快乐,则为罪孽堕落。今日中国之社会,五痛苦备之社会也,社会堕落,个人未有不堕落者,故即个人之身能自营快乐,亦一刹那顷即消失不能保也。彼白种人能造快乐之社会,而自身亦享有社会之快乐。中国人不顾社会之苦痛,而唯知营自身之快乐。不知当为多量之苦痛所侵,终不得享有,岂不哀哉! (《马一浮集》第二册,306页)

感叹里对于国民性的失望一望而知。但这些没有激励其走向反抗之路,却从学术的角度出发,以为是国人的教育出现问题。在马一浮看来,中国的衰败,问题复杂,仅仅以西方的方式疗救社会,都是皮毛之见。中国未来的教育,尤其是人文的教育,不都是西学的引进,而是对于传统的回归,即中国不是急于模仿西方,而是回到自己过去良好的传统里。因为宋明以来,中国好的传统其实已经断送掉了。

那时候到域外留学的人,都希望引进外国的思想,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西方的历史有自己的逻辑点,但马一浮认为西化派的人只见其表,难解其里。而就哲学的层面上讲,东方思想与西洋文明在根底上亦有相似之处。英法的文学,流淌着希腊的乳汁,东方的艺术,与《诗经》的传统有关。“希腊古诗歌,洒然有

《风》《骚》之遗，英法诸家篇什所祖。德最晚起，制作斐备，尔雅深厚，乃在先唐之上。”（《马一浮集》第二册，350页）这是类似于西方古典学的感叹，在学理上可以说是一种灼见。从源头上思考文明的起伏之路，至少从教育理念上讲，是说到了问题的本质。

他虽翻译过一些域外的文学作品，但并没有模仿这些篇什去从事写作，也未沉浸在西洋艺术的美意之中，而是越发体味到传统诗文的好来。这从其诸多诗文可见一二。他并不想置换审美的元素，反而愈加感到远古的表达有纯然的美质。就那些文字的修养而言，非常人可及，精神越发带有六朝前的意味。在面对西学东渐的大潮的时候，他的选择也有很大的挑战性。

我们这一代对于他的转化很难理解。他由西学反观国故，回到传统文化的路径去，是不同于那些遗老遗少的。人格上，他非趋时之人；学识上，南学、北学尽在胸中。就文章气韵与格局看，马一浮的世界里其文也悠悠，其思也漫漫。多年过后，那些即使西学的成就很大的人，面对他也不得不持礼以待。

然而，能够在心灵层面与之交流的人还是太少了。

三

有一次阅读博物馆藏的《青年杂志》，意外发现了谢无量遥致马一浮的诗歌。其调颇为诚恳，挚意中流溢着仰慕之情。陈独秀刊载这首诗，也有对马一浮致意的意思。陈独秀当年在杭州的日子，与马一浮有过许多交往，对于其学问的欣赏是不难看出的。谢无量与陈独秀、马一浮都是朋友，他在杂志上透露出的信息，依稀让人想起民初文人间的特别的友情。

谢无量的才学不俗，他与马一浮有许多相近的地方，比如都懂儒学，对于先秦诸子的文本极熟，可说有许多心心相印的地

方。他们一同在上海从事翻译工作的时候,彼此颇为相通,内心互感的地方殊多。大约在1904年,两人在日本再次见面,他们之间对于学问的感觉,都在交流里彼此分享过。如一起言及佛学,都是在儒家的语义中思考问题,以儒入佛是一致的。而面对儒家哲学时,思路也有重叠的地方。马一浮谈论国故,从整体上言之,大处着眼,微观落笔。讨厌近代以来“私智小慧”,所以常常见出天地之气。谢无量无论讲哲学还是文学史,也是纵横捭阖,洋洋兮有阔大的情怀。而他们于古诗文和书法上的心得,也彼此映照,各得妙处。今人研究马一浮,不得不读其写给谢无量的信札,其间流露的思想很多,民国学术的另一景观,于此可以透视点滴。

谢无量与马一浮聚少散多,对于老友牵挂很深,这实则是学术境界接近的缘故。他们对于历朝诗文的见解,尤其对于文化走向的思索,多在陈独秀、胡适这些人的话语逻辑之外。新文化人引西学入中国,乃是填补国故的不足,比如对于科学思想的引介,对于民俗学、人类学的翻译,都填补了空白。但马一浮与谢无量,是在寻找传统失落的东西。传统的衰败,乃外因、内因交织的结果,但传统美好的一面,其实与古希腊文化庶几近之,只是没有被发现罢了。马一浮要做的是,重新发现儒道释内在的伟力,并于荒漠之地唤出远古的灵思,给我们心灵以可以栖息的地方。

有趣的是,我所在的中文系,曾是谢无量工作的地方,冯其庸回忆青年时代与谢无量的接触,感到其身上的奇气。在研究谢无量时,不能不提与马一浮的关系。由谢无量推及马一浮,那代学人的品位,当能够浮现很多。马一浮一生写给谢无量的信件最多,留下的有一百一十一封。他们间的诗文唱和精神对接,颇多温情。这和一般的旧文人的互往很像,但又多了近代人才有的开阔的视野。1908年的一封信中写道:

瘞影陋巷，忽荷赐诗。耀灵惊天，九幽以烛。何期候虫之鸣，仰承河岳之应。其文则葩，其志则圣。曹刘有所未能，无论晋宋。向妄以三谢为比，吾知过矣。杨雄岂唯西道孔子，直是汉兴一人，非今日无量之谓而谁谓乎。（《马一浮集》第二册，352页）

这是对于朋友的夸赞，都非溢美之词，就学问的深与辞章的雅而言，谢无量的成就，在彼时确高人一头。他的《中国大文学史》也是鲁迅研究文学的参考书，至于《中国哲学史》《中国妇女文学史》《佛学大纲》开创性研究，也是引领风气的。

那信的最后，马一浮谈到了自己的状况：

索居累载，望道如雾，思退就北面，讲问所业。奉令德之薰闻，窃余光以自照。（《马一浮集》第二册，352页）

看得出马一浮在朋友面前的谦逊与坦诚，谢无量以世界眼光治国学，境界与情怀均大，让自己内省者多多。不过谢先生虽学识过人，但哲思方面，没有马一浮深切，即对于历史与哲学没有整体性的独特的思考。马一浮虽然著述不多，但心绪里有广远之气，站在了孔子、释迦牟尼、老子的层面，以原初式的生命体验与智慧表达，重塑着衰败的民族里的文明。真是“深之以玩索，通之以博喻”。

其实对于谢无量而言，马一浮比自己更有分量，因为其思想与人生态度，乃世间罕有的存在。在他眼里，中国学术的中兴，非有这样的人物不能为之。他们之间探索的问题，各有特点，而马一浮的凸显的价值，谢无量是深味一二的。

《青年杂志》后来更名《新青年》，编辑的思路，与最初有很

大的不同,谢无量也不再给陈独秀投稿。至于马一浮,始终没有在这个平台出现过。本来,蔡元培欲请马一浮来北大主持文科工作,不料遭到拒绝,陈独秀后来上位,带出新文化运动来。马一浮虽然与陈氏亦有交往,但对于陈的选择,颇多保留。这本杂志成了新文人的园地,未能听到马一浮式的声音,说起来也是大大的遗憾。

当胡适、陈独秀、鲁迅这些人轰轰烈烈开展着新文化运动的时候,马一浮却在故土的小屋里独自徘徊于古人的诗文之间。他认为外面进行的世界在远离圣人之思,文明之树的枝枝叶叶,都与根本有关,而自己要叩问的是人类最为本然的存在。本然缺失,乃无根的漂泊,而那时候的中国,正在这样的漂泊之中。至少在他的眼里,迷路的人所依靠的参照,还是过于简单。

四

我注意到,叶圣陶曾与马一浮有过一点交往,赞佩之余,也觉得有不可思议的地方。这代表了许多新文化人的看法。民国建立初期,马一浮曾应邀到教育部工作过,细想起来,当与鲁迅在同一时期入职,彼此都是知道的。但马一浮很快辞职,他突然发现,教育部并不是适合自己工作的地方,时代的话语与自己的差异太大,而理想又不在一个空间。后来蔡元培又希望他到北京加入北大行列做文科学长,他也拒绝了。

这个选择看出他的性格的独异,如此有学识的人却隐居起来,自然有很深的缘由。马一浮不愿意到热闹的地方,觉得中国最需要的可能不是蔡元培眼里的事业。在他眼里,无论教育部还是北大,都在按照西洋的理念在改造中国,而不是激发国故中最重要的遗产。后者才是他最看重的事业。

新式学堂的逻辑,能否解决人的灵魂问题,在他看来是一个

问题。几年后,北大卷起新文化运动风云,白话文渐渐取代了文言文,西学开始置换古老的国粹。马一浮看见这些,有点不以为然。他知道社会的变化常常从流行的观念中出发,可能还在表层结构里。他没有意识到,无论蔡元培还是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,都非一般的学人,他们的学术之梦,都在催促更为健康的文明。从教育和文学领域,拉起启蒙大旗,对于国人是一种新的引领。而马一浮的隐居思索,多在修身的层面,能够辐射到社会的机会,还是有限的。

不过那些喜欢清静和独思的人,倒是十分欣赏马一浮的姿态。李叔同就从其身上得到一股澄明之气,他出家的前后,也有一点马一浮的影响。而丰子恺的创作也得到了马一浮的点拨,对于其文笔与思想,多有垂恩之见。这些朋友,都懂一点域外的文学知识,又带有佛门的清音。李叔同出家后,时常感怀的就有马一浮,至于与丰子恺的友谊,已成美谈。他在朋友的行迹里,感到自己期许的某些东西,这些被其肯定者多多。在为丰子恺《护生画集》写序的时候,流露出很深的感触。他由佛理进入人心,从构图看出爱意,念及佛学里的自我净化和超脱之思,自乐于修身者的审美静观的美意。他从丰子恺的童心看出人性未得污染的可贵,又从李叔同的真挚选择中体察到中国人心性自洁的可能。推及此类风尚,马一浮觉得文化终究还有希望。中国民间的类似的存在如果多了起来,复兴文化旧业当并非空梦。

在马一浮眼里,现代教育不太容易造就心性完美的人格,反而是传统书院的方式可能通往圣人之路。1930年代,浙江大学多次递去橄榄枝,希望他能够到该校任教。起初他并没有答应。可是后来日本侵略中国,山河破碎,他的济世之情开始萌动起来。1938年,他终于接受竺可桢的邀请,出任浙江大学教职。

但这个选择是有一些条件的,即试图从事另类的教育尝试。战乱时期,浙大辗转外省,生活很苦。这些并没有影响他的教学